

胸怀锦绣 笔自舒

——张永红书画篆刻展小记

本报记者 张琼



绘画作品《双栖图》

连日来，由宝鸡文理学院、市书法家协会主办的张永红书画篆刻展，正在宝鸡美术馆展出，共展出了张永红近年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100余幅。开展20多天来，诸多艺术名家、书画爱好者和市民前来观展，展览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。

张永红是位书法豪士，其书风雄厚苍茫，被授予“宝鸡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”称号；他也是位丹青妙手，其画风疏朗俊逸，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趣；他还是位篆刻才子，其篆刻上追秦汉、旁涉明清诸家，作品曾多次入选国家级展览。张永红亦是位园丁，身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、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三十余载在杏坛耕耘，桃李满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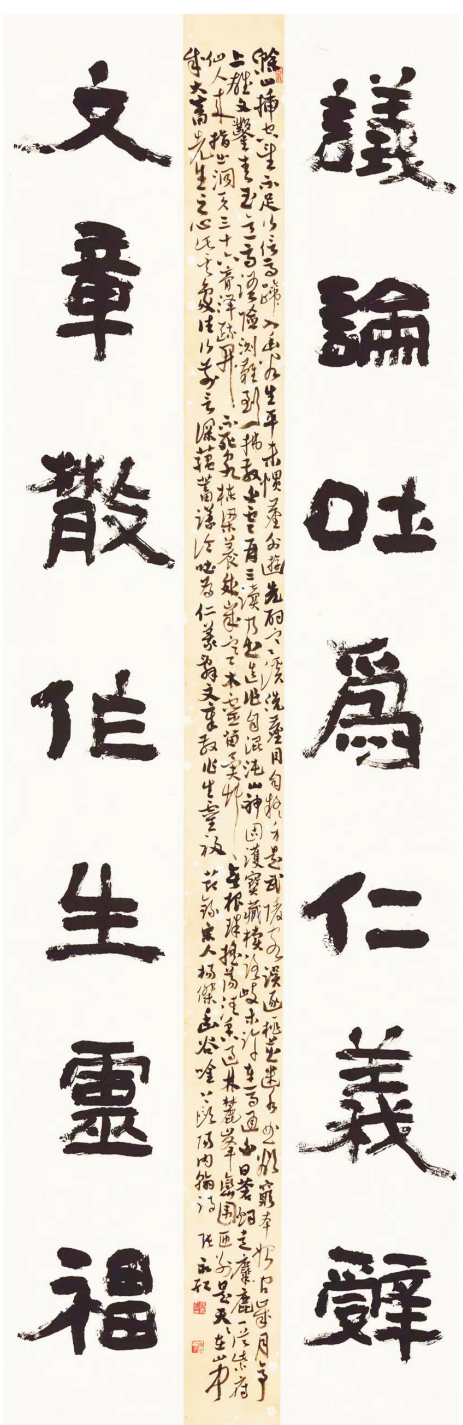
中书协副主席张胜伟评价：“永红走了一条先立高标、后力践行的治艺之道，这种坚定是值得肯定的。”中书协理事崔廷瑶认为：“永红在书、画、印上面齐头并进，卓有成绩。”

“克化”经典得苍劲

关中方言里，“克化”的意思是消化，俗语“好吃难克化”大意是吃进去容易消化难。这种寓意，与张永红的学书感悟颇为相似，要向古人、经典碑帖学习，在师古过程中更要注重消化和领悟。

“注意笔画与字、字与字之间的关系，避免割裂开来去看字、写字、刻字。”寒露时节，天气渐寒，张永红正在教室里上课。在与学生教学相长的过程中，张永红常提到“克化”二字，引导学生学习、领悟经典之美，从而进行创作。张永红说：“赓续传统，继续开来，是书画艺术发展创造的正途。因此，不是依赖文化、知识、技法等的简单拥堆，而是领悟其精神实质，依凭自己的‘克化’能力，准确寻找立足点，进行心灵的自然流泻。”

张永红出生于渭北白水，相传当



书法作品《议论文章联》

地为文字之祖仓颉故里，那里的人们大多对文字心怀敬畏和喜爱。在这种氛围里，张永红自小对汉字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在宝鸡文理学院学习、任教后，又刻苦研习了大量青铜器铭文，为书法作品奠定了浑厚大气的基调。

三十多年来，张永红习碑临池不懈。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，真草隶篆各体俱全，张永红心怀“以古人的经典为拐杖，站在先贤的肩膀上攀登”的求学姿态，遨游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海里，用心“克化”，汲古为今。

中书协理事、西泠印社社长李刚田认为：“从作品来看，永红对传统是深入下过功夫的，故其书法篆刻具有法度、有古意。大家自然能在其作品中找到先贤们的影子，与此同时，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个性，其间有古朴雄强的汉魏气象，也有灵动飘逸的晋唐意态，自家风格鲜明。”

省书协副主席、市书协主席李晔谈道：“永红隶书取法于汉碑，他于《石门颂》《张迁碑》《好大王碑》等用功尤勤，并得益于宝鸡青铜器铭文，诸如毛公鼎、大孟鼎、散氏盘及简牍帛书。以篆籀笔法书写隶书，用笔老辣而富于变化，线条力透纸背，古朴苍劲，寓金气于其中。”

“取经”自然墨生香

为办好这次展览，张永红和师友们悉心准备了一年，展览中的绘画作品《游》《双栖图》《石趣》等令人耳目一新。张永红认为，艺术各门类之间是融会贯通、彼此促进的，故而“取经”的领域宜开阔。

张永红喜欢亲近自然，因身居秦岭侧、渭河畔，这里活跃的飞禽鱼虫和生机勃勃的植物，给他带来创作的无限遐思。《中国书法》杂志古代编辑部主管苏奕林谈道：“永红时常轻装简行深入秦岭，将一路看到的美景、趣事和所思所感，随手记录下来，此后的作品便是在沿途见闻的基础上

进一步创作而来，生动真实，取法自然。这些作品往往是以画家之笔墨，传递诗人之情怀。”

省美协副主席、西安美术学院教授姜怡翔是张永红的恩师，姜怡翔点评道：“观永红写意花鸟画，墨色鲜活，笔法劲健，画面黑白灰关系协调自然。尤其在造型上，对花鸟画的一枝一叶、一鸟一虫有不俗的塑造，笔墨和空白之间交融和谐，整体画面呈现出灵动、浑然之气。”

中国诗歌协会会员李晓峰谈道：“永红涉猎的各类知识非常广泛，游书海、走大地，交往广泛，视野宏阔，看世观人，用心体悟。在动静结合、揣摩实践中，把‘写’和‘练’做到他所能努力做到的极致。”

乐山、乐水、乐书之余，张永红还有一乐——赏玩文房器物之乐。在张永红的书桌案头，有汉代瑞兽研墨器、明代素彩吕洞宾笔插水盂、清代青瓷褐彩人物笔插等诸多文房物件。教学之余，张永红尤爱赏玩这些隔世的旧物。张永红说：“在赏玩文房器物中，可以领略前人的迁想妙得，陶冶精神。这些小物件虽难和钟鼎大器相比，却成全了文人器用美学的底色。”

在广泛涉猎、博观约取的过程中，张永红绘画作品意趣横生，笔墨活脱而富有层次。著名书画家王尊农说：“常言道画如其人，文如其人，书如其人，证之于永红的书画，正是他精神的寄托与抒发，给我的印象是总有一股乐观向上的生命感。”

“刀走”方寸融气象

《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》《大道至简》《山鸡自爱其羽》……品读张永红的篆刻作品是一种享受，方寸之间尽显朴茂大气。

采访当日，张永红正在教授学生篆刻，深入浅出地讲解书法与刀法的融合、线条与字意之间的呼应关系，言

语间满怀对青年学子的殷殷期盼。学生遇到困惑时，他耐心与学子共同探讨，对书法篆刻的喜爱之情自然流露。

崔廷瑶曾在文章中记述，有一年张永红偶得恩师傅嘉仪所作巨印的印蜕，倍加珍惜，请了不少名家题词题跋，并撰文在《书法报》弘扬老师的书艺。崔廷瑶认为：“从永红的印作来看，用刀常喜以钝刀硬入，以追求线条的苍茫感，再者其朱白文印统一做得较好。布局、篆法、刀法，以至气韵格调都能协调，是比较难的，永红做到了这一点。”

闲暇时，张永红常去宝鸡和外地的博物馆赏文物、品铭文，散氏盘、虢季子白盘等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是张永红临池、追摹的范本。篆刻创作时，再将积累的书写功力通过刻刀，镌刻在方寸印上。

姜怡翔认为：“永红的作品总有一种正大气象，直来直去没有矫情，没有媚俗和乖张之气。从作品中透露出他的心性，雍容、沉稳、大度是其书画印的基本特征。”

张永红书画篆刻展即将结束，但他钻研书画篆刻艺术的劲头没有停歇。古语云：“光而不耀，静水流深。”这位敦厚、真诚的关中汉子，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静心攀登艺术山峰。



篆刻作品《戒之在得》

在众多门类的传说中，历史人物传说占据着重要地位。民间惯于讲人的故事，并且把历史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融为一体，形成系列性的人物传说故事群。

宝鸡的这类传说很多，包括古公亶父、周公姬旦、姜子牙、秦穆公、平阳公生、刘秀、诸葛亮、苏若兰、长孙皇后、尉迟敬德、党崇雅等，几乎所有宝鸡名人或者在宝鸡留下过足迹的名人，都有传说流传。其中较有名的是姜子牙的传说、秦穆公女儿吹箫引凤的传说等。

“姜子牙的传说”主要围绕着姜子牙在渭水河畔钓鱼、周文王访贤而展开。姜子牙在磻溪垂钓9年，双膝跪踞的石头上竟然磨出了两个浅浅的小坑。人们笑他直钩垂钓，毫无收获，他却说：“宁在直中取，不向曲中求；不为锦鳞设，只钓王与侯。”果然，周文王听闻后亲率文武官员，车马浩荡，旌旗蔽日，过渭河到磻溪，寻访姜子牙，拜为国师。姜子牙大展奇才，助周王伐商

灭纣，完成了兴周大业。

岐山县故邵镇禹王庙前的柏树，棵棵根东梢西，倾斜45度，成为禹王庙一景。这种奇景，被演绎成一个“周公偷柏树”的传说。相传周公住在卷阿（今周公庙），听说禹王在门前栽植百棵柏树，株株枝繁叶茂，便向禹王求树。禹王不给，于是两人打赌，周公说：“你有治水救世之功，如能取走我的卷阿之水，可谓高明。”禹王也不甘示弱：“公虽有制礼作乐之功，如能取走我的柏树，算你为强。”一天黄昏，周公得知禹王夜晚将来取水，他将计就计，乘虚而入，前往禹王宫偷树。谁知，周公拔了99棵树，拔得每棵树干朝西倾斜，就是拔不下。原来禹王为防备周公偷树，外出时把99棵柏树树根根踏了两次，只有最后一棵，小如手指，未用脚踏，周公只拔得了这一棵，匆匆赶回卷阿去了。从此卷阿有了柏树，但禹王庙的柏树却再也长不直了。

“吹箫引凤的传说”说的是秦穆公女儿弄玉的爱情故事。在周岁时，秦穆公女儿从

众多的金银珠宝中抓了一块绿玉，因而得名弄玉。穆公命人将这块绿玉雕成了一只笙，弄玉从此喜欢上了吹笙。萧史原是一名太史令，才华出众，因得罪权贵而弃官出走，定居今宝鸡高新区磻溪镇张家塬。他善于吹箫，箫声悦耳动听，引来孔雀、白鹤在庭院里起舞。一天夜里，箫声被在雍城宫中的弄玉听闻，认为是神仙所奏，因此思念成疾。穆公特地派人三次寻访，成就了这段千古佳话。二人成婚后，不愿居住宫中，穆公便在张家塬修筑了凤女楼，两人从此箫笙合奏。几年后，两人乘着凤凰飞走了，秦人便为弄玉在雍城的官中修筑了凤女祠。

才女苏蕙字若兰，出生在扶风县美阳镇。苏蕙自幼聪慧，擅长刺绣、通诗文。婚后，苏蕙与窦滔夫妻恩爱。不久，前秦皇帝苻坚看中了窦滔的才智武功，封其为秦州刺史。窦滔在任期间受奸人诬陷，被

发配到边疆沙州（今敦煌）服役。苏蕙十分贤惠，上敬公婆，下教儿女，勤俭持家。她日夜思念丈夫，苦于无法传递，终于想出用织《回文璇玑图》来寄托情思，并借以申诉丈夫的委屈。回文诗广为流传，苻坚念苏蕙之德，借回文之才，为窦滔平了冤枉，官复原职，苏蕙夫妻重新团聚，被传为千秋佳话。后人为了纪念苏蕙，就把她在扶风住过的小巷取名为“织锦巷”。

党崇雅出生于宝鸡蟠龙塬，三朝入阁为相，他主持编撰了清朝第一部法典，著有《鵙失啼》《图南草》等一批诗词和书法碑刻，民间俗称其为“党阁老”，他也是明清时期宝鸡地区影响很大的历史文化名人。关于党崇雅其人其事在宝鸡流传很广，“巧罢萝卜贡”“党阁老卖棒槌”等传说几乎家喻户晓。“巧罢萝卜贡”说的是宝鸡县有一种白萝卜很好吃，被列为贡品，进献萝卜成了当地百姓的负担。于是党阁老私

下告诉家乡人，献贡品萝卜时特意找了患有甲状腺肿大的人抬着进京。皇帝问时，就说因为吃萝卜才得下这种病。于是，宝鸡人免除了进献萝卜的负担。

人物、史事传说，都是经过民众筛选、评判后进入传说，在民间广泛流传的。这些传说往往将历史人物传奇化，或智慧超群，或能力过人。故事情节既与人间现实有直接的联系，其发展又合乎生活的内在逻辑，并与当地的风土人情、山水名胜紧密结合。同时，通过偶然、巧合、夸张的情节，来推动故事的发展，从而使真人实景和奇情异事达到了有机的统一，既富于生活气息，又离奇动人。历史人物传说中，其实渗透着民众对伦理道德、审美情趣以及风俗习惯的认知。

（摘自《宝鸡历史文化丛书》之《西府民俗——源远流长的文化遗韵》）

陈仓荟萃